

在大马士革的日子

[埃及] 艾什拉夫·本·叶齐德 陈杰译

踏上这片热土,时间长了,竟会感受到每幢房子间的距离似乎愈来愈短。随着对她的了解,以前你用两个小时也走不完的路,现在只需几分钟;以前还需路人指引,今日你的心便会带你到要去的地方。你的眼界越来越宽阔,而你的语汇却越来越贫乏。直到哪一天要离开了,你会意识到这座城市已成为你心肝的一部分,那是难以割舍的惦念之情。当然,你可以选择毫无牵挂地离开,也可以选择怀着无比的留恋而离开。我敢发誓,每次我都在心中装着她,想念着她的一景一物,想念着文人墨客们留下的关于她的种种传说,在亲切和蔼的普通人家、平静祥和的街道里和嘈杂喧闹的咖啡馆里,都能耳闻她的故事。

我们开始登卡斯尤山。这是座壮美而崇高的山体,这里曾经哺育了沙姆人。后来沙姆人走下山,生活在山麓,才诞生了大马士革城。我们边走边停,到处观赏,仿佛要探索她的奥秘。当到了我们认为是最高点的时候,一轮夕阳西下的景象让我们不禁驻足观看。是啊,大马士革城的故事曾经送走了多少个白昼,有甜蜜的,也有苦涩的,交织在一起,在天边绘制出这样一幅辉煌的色彩斑斓的织锦。快乐后流下欢愉的泪水,悲伤后流下苦痛的泪水,大马士革人的希冀和忧愁浸染在里面,他们企盼美好的明天。

卡斯尤山是大马士革人最初居住的地方。那时,他们的祖先生活在这里,卡斯尤山赐给他们知识和智慧,教给他们劳作的经验,

让他们的种族世代繁衍。后来,他们来到被称为姑塔的平原上,再后来姑塔被称为大马士革。然而,他们中很多人依然会每日爬山,也许他们是忘不了根,那里有亘古的树木,有河流的源头,滋养着大马士革这个大家庭。

在我们驻足的地方,隐隐传来一些稀疏的琴音。顺着望去,原来是一群小贩在卖提琴。一个小贩走到我们跟前,手中的琴告诉我们它经历了从沙姆郊外到卡斯尤山顶的旅程。他弹奏着乌姆·库勒苏姆唱过的歌,这是一曲低回但充满爱意的调子。突然,琴音骤歇,只见小贩躲到一段残墙后面。当我们看到让琴贩胆战心惊的人时,才意识到在这里贩卖东西是被禁止的。没一会儿,乌云散去,小贩又走了出来,我决意买下这把琴。年岁已高的小贩其实不是特意在为我们奏曲,而是为了他那在远方的女人,他也许让她独自一人在家照看他的羊群呢。他递给我那把琴,也把忧伤和甜蜜的记忆一同送给了我。

下了山,眼前车来车往,疾驰而过。在靠近营房的树阴下,又传来了乌姆·库勒苏姆的歌声。我们一下子觉得很惊讶。放眼望去,只见一位士兵拿着小收音机,乐在其中,旁若无人,也许《让双眸爱上注视你》这首歌正让他陶醉在对那段戍边守哨的美丽时刻的回忆之中。

走在街区里,我们又遇到一位音乐爱好者。他留着帕夏胡子,戴着金边眼镜,手拨琵琶,动情地歌唱着。又是乌姆·库勒苏姆的

歌！哀伤中透着慈爱的调子吸引我们坐在他旁边，一起哼唱着。在大马士革，不用问名字，不用问从哪里来，阿拉伯就是你的身份，对音乐的热爱就是血缘的纽带，对欢乐的憧憬足以让你去期待未来。

这道忘情而又自在的表演风景，在大马士革城里的大街小巷都可以看到，以至在那著名的清泉咖啡馆里，你都可以目睹说唱艺人激动地讲述那些民间逸事。但是，随着跃然纸上、跃然网上、跃然荧屏的新的主角的出现，逸事里的旧主角们会在某一天为尘世所湮没。

去咖啡馆的路上，我们途经了哈米迪亚市场。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资助下，市场曾进行了修葺，拆除了搭在门面上的顶棚，还原成百年前的面貌，留出了足够的空间，令人心旷神怡，没有局促感。阳光照射进来，洒在地面上。紧挨着的店铺里卖着在别处很少瞧见的东西，也有很多稀世珍品。要不是身在这里，你决计没有眼福欣赏到那些精致的、趣意盎然的衣物和毯子。在市场里，你也可以选择在那些有名的冷饮店里歇足，休憩片刻。在哈米迪亚市场的旁边，分布着一些小市场，那里有香水店、糖果店，还有很多卖头巾、橄榄油和香水的小贩穿梭于其中。一圈逛完后，在位于哈米迪亚市场尽头和倭玛亚清真寺间的巴厘迪门处，等候你的是各式各样的风味小吃和榨果汁摊。

终于到了清泉咖啡馆。刚到门前，发现这里早已热闹非凡了。只能等候换上一批客人后，你方能在外边找着一个座位，如果能在里面坐下来更令人心满意足。当然，所有人也都愿意坐在它的门槛上，这样放眼就可以看到去倭玛亚清真寺的人群和那些在日用品商店里问这问那的游客。

清泉咖啡馆，是来大马士革观光不容错过的地方。清泉也就是喷泉，位于咖啡馆的外面，而在传统的大马士革人家，则位于屋子的正中，那是别具一格的池塘，常用做厅堂的装

饰。

我坐在里面四处张望着。再过几个小时，说唱艺人就要来了。他会端坐在属于他的木椅上，一边弹奏，一边吟唱。周围所有人，甚至那些连字母也不认识几个的人，都会跟着摇头晃脑。艺人一来，那精湛的表演就会让在场的人感受到原汁原味的阿拉伯民间艺术。唱罢一曲之后，倾听的众人都鸦雀无声。这沉默可谓是意味深长：是停顿聚息的沉默，是等候回应的沉默，是吊听者胃口的沉默，是受感动后的沉默，是醍醐灌顶后的沉默。

咖啡馆里悬挂着几幅小画作，这是艺术家马哈茂德·沙辛的创作展，占据了不算大的墙面。马哈茂德走近我们，递给我们一本展览小册子，而后说道：“亲爱的朋友啊！多少个日子里，是你用跳动的烛光照亮了我周围的黑暗；多少个夜晚里，是你在尽心描绘梦想的每个细节。时光流逝，不再回来，心中感言，不能坦露。”难道这些马赛克上的传说和圣像能够领着你去寻根？他和其他艺人来到这里，是因为大马士革在怀旧的歌声中，张开双臂，欢迎人们的到来。

如果说在大马士革城遇到的那些与音乐守候在一起的人，会让你相信他们都有歌唱的冲动，那么这里的造型艺术则会让你相信每幢大马士革的屋子都无异于展览沙龙。很多传统房子，不管大小，都变成了艺术之宫。空间虽小，却因艺术的存在使人没有“小”的感觉。当费鲁兹在那家聚集着艺术爱好者的咖啡馆引吭高歌的时候，会感觉到整幢屋子都是建立在用地的音乐雕刻而成的柱子之上。

我们穿梭在各个展览地之间。在被称为“摄影日”的展览上，虽然展出已经到了最后几天，但也没有因为参观者较少而感到冷落。展品是现代风格的视觉艺术和古典风格的肖像画，这些是阿拉伯和法国青年艺术家的大胆创作。

我们还到了一个在教堂里举办的展览，

它刚揭幕不久。展品充满了实验派的味道，极具天赋的发挥似乎掩饰了创作的专业性。潮涌而来的欣赏者再次向我们证明大马士革人对艺术的不懈追求。人群中有艺术家，有新闻工作者，有学者，有宗教人士，也有艺术爱好者；有男性，也有女性，他们来到这里是要观摩他人的创作风格：流畅的线条，大胆的探索，热情的颜色。

艺术，是大马士革人的语言，仿佛已经取代了街头巷尾的大众之语。在充满血腥的战争时期，在弥漫着仇恨的敌对年代，在饱受创伤者声嘶力竭哀号的悲苦时刻，叙利亚也拥有一颗与伊拉克、巴勒斯坦血脉相连的心脏。

在街的一隅，你会看到艺术家，或许就是以卖画为生的艺人，在墙上抑或在树上，挂上他们的作品，展示即席创作的技巧。这不就是一个世纪前摄影师的情状，他们扛着黑色的箱子，向路人展示他们的摄影作品。今日与往昔竟是如此相像啊！

在大马士革的大街小巷，在靠近倭玛亚清真寺的地方，在哈米迪亚市场不起眼的拐角处，你总会发现延续至今的书店。麝香书市，书商们曾经不约而同地聚集在这里卖书，但这个传统景象已经消失了半个世纪乃至更长时间。而如今的麝香书市已成为卖宗教读物一类书的地方了，价格倒很公道，此外还卖一些旧教科书。现在不少书店分布在靠近大学、文化中心的地方，阿萨德总统图书馆里就有国家书局。

大马士革城里也曾坐落着许多颇具品位的书店，那里拥有珍贵的读物和稀有的藏书。埃及人贾马鲁丁·本·纳百特在他的著作《伊本·泽顿书释读》一书的前言中说道：“我知道在大马士革的一些书店里，有些经典著述会让读者一生蒙其裨益。”在残存至今的书店中，有一个位于叶海亚墓旁，在1893年10月的一场大火中，毁去了大半，仅有藏在泉阁的书幸免于难。另一个叫扎西里亚的书店，至今仍是大马士革城里最负盛名的书店，它曾

藏有极其珍贵的手抄本，后来为了加以保护，其中大部分被转移到阿萨德图书馆。有些历史悠久的院校图书馆也是知识的宝库。

怀着平和、虔诚之心，我们穿过倭玛亚清真寺的内院，来到寺中。周围是涌动的人流，做礼拜的、祈祷的、观光的、过路的，穆斯林、基督徒，非洲人、亚洲人，迎接他们的是飞翔的鸽子和宽广的胸襟。你当来此寺参观，因为它是位于大马士革这串璎珞中心的明珠。

在这段日子里，我们有幸与造型艺术家纳兹利·纳布阿——叙利亚现代主义运动的开拓者一起在早晨品尝咖啡。他向我们追述起在马宰地区的一个花园里度过的童年时光。童年赐予他无拘无束的自由，而这自由正是艺术之笔所需要的；童年也赐予他丰富的想像，让他离别多年再回归故土后，在表现大马士革城这一题材的创作中闪现出许多的灵感。

我们谈到了当地人家为了拥抱艺术而将房子变成展览沙龙这件事。他说，这是对日常生活之外的空间的向往。随着人口的激增，大马士革城里居住了叙利亚三分之一的人口，老房子已难以容纳这样的增长。而艺术家们和那些热爱艺术的人，则试图购买这些老房子，用做非商业目的的艺术展出，让其焕发出新的光彩；公共沙龙已难以起到扶持造型艺术发展的作用。

纳兹利·纳布阿很多作品的名字都含有大马士革，也许他正是要探寻这一古城的特殊美感。静物之中竟也蕴藏着无比的独特。墙上那幅石榴画就是虚构的一景，也许来自半个世纪前的马宰花园，但是它穿越了时光，静静地躺在那里，颜色鲜艳欲滴，画面以假乱真。

当话题转到家庭生活的时候，在场的人谈笑风生。艺术家利达·萨利姆对纳兹利说：“听说你在还债，挺有趣的。”他是指纳兹利娶了埃及的艺术家莎勒碧·易卜拉辛为妻，又将自己的女儿——造型艺术家萨法·纳布阿

嫁给了一位埃及人，两对夫妻成为学习、生活、艺术上的伴侣。就这样，纳兹利似乎实现了政客们也无法做到的事情。

走进他的卧室，发现他将阳台变成了花园，这就是他的工作室，在这里他进行着全新的创作尝试。我走近他的那些画作，津津有味地欣赏起来。关于艺术，我们谈了很多。大马士革人异常珍视它，我们被这种对艺术的挚爱所感染。艺术仿佛成为沟通彼此的圣洁的梦想，成为实现自我的地方。阿拉伯的传统人家不正是这座古城的缩影？

大马士革城里的屋子，本身就充满着传奇故事。据说，喷泉池中的水是一个阴界，水中的窗户能通向精灵的世界。因此，根据世代沿袭下来的传统，是不能睡在门槛附近或朝着门槛的方向睡觉的，以免受到阴界的侵袭；同样，也不能在夜间将热水泼洒在阴井里，因为夜幕降临的时候精灵会从那里出来。一条条门槛承载着无数的传奇，一池池清泉盛满无数的逸事。大马士革的屋子也向你讲述着它的沧桑往事，宗教和艺术、生存与死亡、人与城市，是交织在其中的话题。

在大马士革城采得愈久，就愈贴近艺术。在作家苏阿德·贾璐丝的陪同下，我们要去与著名小说家哈纳·米奈会面。路上，她又向我提起了大马士革，这的确是难以舍弃的话题，即便海枯石烂。大马士革，是她的儿女心中不解的情结，是来自四面八方的人的宽广舞台，见证了多少血雨腥风，哺育了多少名人伟人，她与他们荣辱与共，他们为她献出自己的生命，她的精神感染着他们，而他们只是过客，与她相比，仅为沧海一粟。这是座不知涂脂抹粉的城市、不懂西方那套做法的城市，不会满意美国模式，也不会选择快餐文化。她以自身为豪，那些卖爆蚕豆、熟玉米的店铺和那些长在街道两旁的春风得意的仙人球依然眺望着卡斯尤山的巍峨，恭顺于倭玛亚清真寺的威严。

不知不觉到了哈纳·米奈的寓所。它位

于一个安静的高冈之上，如同大陆上的岛屿，远离舵手熟悉的海洋。寻找的过程并不像是在读一本流畅的小说，也许主人着意栖身于如此的僻静之处无非是要潜心于写作、阅读。他是当今阿拉伯世界著作最丰、影响最盛的作家之一。来这里之前，我们总在想这样的会面时间不会太长。日子是周三，正当下午一点，是他通常不会在家里接待客人的时间（他只会周四早上十一点或十一点半到下午三点间，在花园咖啡馆会见他的朋友和众多的读者），然而，这席交谈却让我们很尽兴。

他谈到青年时期遭受的“黑色贫穷”，熟知他的人和关心他的人都会提到这一点，因为哈纳·米奈曾凭着坚初不拔的精神直面那段人生；他也谈到了今日一些人的“白色贫穷”，他说：“我已经受够了，如果你们看到死神，就让它来我这里吧！”尽管面临这两种窘迫，他还是创造了一个非凡的小说世界，以至于我们会感同身受，与小说中的那些主人公们一同哭泣。“我的身躯是海中的鱼儿，我的血液是它咸的水，与鲨鱼搏斗是为了生存，而海的风暴则在我的皮肤上文身。”

哈纳·米奈会随着大海而变老。但是，大海是不会变老的，即便港口消失，船舶废弃，人鱼衰退，而水手们会依然教会海鸥喜悦与畅想。

结束了伤感的交谈，造型艺术家萨福文·达胡勒又陪我们去了一个造型艺术展。它在法赫里·巴鲁迪的家里举行，这是一栋正在装修的屋子，完工后，又将是一个典范之作，呈现出大马士革的传统建筑风格。我想起屋子的主人——诗人兼政治家巴鲁迪填的一首词，由穆罕默德·弗雷菲勒先生谱曲，在阿拉伯国家广为传唱：“阿拉伯世界是我们的祖国/从沙姆到巴格达/从内志到也门/到埃及再到台德望/没有人将我们割离/没有什么将我们疏远/阿拉伯语将你我联系在一起/在加萨尼和阿德南/同胞们，站起来/用知识去获取荣誉/同胞们，歌唱啊/阿拉伯世界是我们

的祖国。”在词中，我们感受到浓浓的民族情感。在屋子里，我们还看到了他在各个伊斯兰首府拍摄的精美而生动的照片，从中我们领略到这位被人称为“青年学长”的主人的独特魅力。他还收藏了很多叙利亚乃至阿拉伯的音乐碟片。他交游甚广，往来有饱学之士、文人墨客，有政界精英，也有音乐家和美食家。

我们在巴鲁迪家觉得时间过得很快。出来后，又来到一位大诗人家，一位作完诗后却甚感孤独的人。他就是穆罕默德·马古特。

在谈到阿拉伯诗歌创新的时候，不能不提穆罕默德·马古特，那位写下《弯腰的鸟儿》的诗人。在谈到诗的辛辣讽刺风格的时候，首先浮现在脑海里的也是穆罕默德·马古特。创新和讽刺，据他自己所言，要归于他的母亲。“我母亲是一位美丽的、生来就富有诗性的女子，喜欢美丽的花，但是她的希冀和对我们的爱，并没有阻止她在必要的时候成为异常严厉的人。我的母亲给予我对讽刺的感觉，给予我坦诚和朴素，培养我对世界的看法，让我知道世界是一个可以实现梦想。当我第一次被关押在马扎监狱的时候，她从萨勒米亚来寻找我，问候我的平安。她以前从没来过大马士革，那次她是坐着邮车来的。”这番话让我想起了纳兹穆·赫克迈特的母亲，一位土耳其的著名画家，当她儿子被囚禁的时候，她写了一个长长的条幅，挂在监狱外面，要求释放她的儿子，而且她毫不畏惧地把自己的名字签在上面。是啊，我们应当在杰出诗人中寻找勇敢母亲的名字。

在大马士革的日子里，朋友们跟我谈到了“全民文化”计划，这是一个送书计划，三百里拉的书只卖五十里拉，甚至二十五里拉，儿童书籍十里拉等等。另一个项目是“每月读书”计划，也就是在发送《复兴报》的时候，免

费派送系列读物，有阿卜杜·萨莱姆·欧杰利、瓦利德·伊赫莱斯、扎卡里亚·泰米尔、哈纳·米奈的作品。

总之，这些天的访谈让我感到大马士革人是为文化和艺术而生的，处处饱含着对民间疾苦的关注。这一次，我还寻找到女性的身影。刚结束的大马士革电影节，其评委清一色的都是女性。最近，她们还要求给予那些与非叙利亚人结婚的女性所生的孩子入籍权，加入女性论坛的人常会听到许多此类不幸。很难想像，同为阿拉伯世界，开放的叙利亚会出现这样的行为。

访问已近尾声。在所有呆在大马士革的这些日子里，我们一直在寻找我们的大马士革梦可以依赖的枕头，我们在寻找巴拉达河，可是我们没有找到。也许它依然是费鲁兹时代的那个模样，正如那位热爱大马士革的人赛义德·阿格勒所写的歌词唱的那样：“许诺的人，领着我去吧/如同巴拉达河上吹来的清风/带着生命而来，又将它毁灭/哎，毁灭也是多么好啊/也许芬芳湿润的泥土/和我心中的伤痕也能诞生希望/有一天我沉默了，我真的沉默了吗/最美丽的历史是明天/我知道爱就是崇高与牺牲/我的爱是泪滴，远去了/若回到我身边，将点燃巴拉达河。”

是谁将点燃巴拉达河？是谁将让大马士革重新绽放异彩？艺术、音乐、诗歌是否足以让这座古城重新拾起她的青春气息？每个对大马士革怀有挚爱的人、为她魂牵梦萦的人都在心中寻找答案。

作者简介：艾什拉夫·本·叶齐德为埃及诗人、文艺批评家、记者，生于1963年。出版过四部诗集，即《海的低语》《贝壳》《沉默的记忆》《走在死亡之路》；另有一部评论专著《颜色纪事》。